

清園書簡

王元化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园书简/王元化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ISBN 7-5351-3363-0

I.清… II.王… III.王元化—书信集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2019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430035·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 10 号)

开 本:880mm×1230mm 1/32 7 插页 20.75 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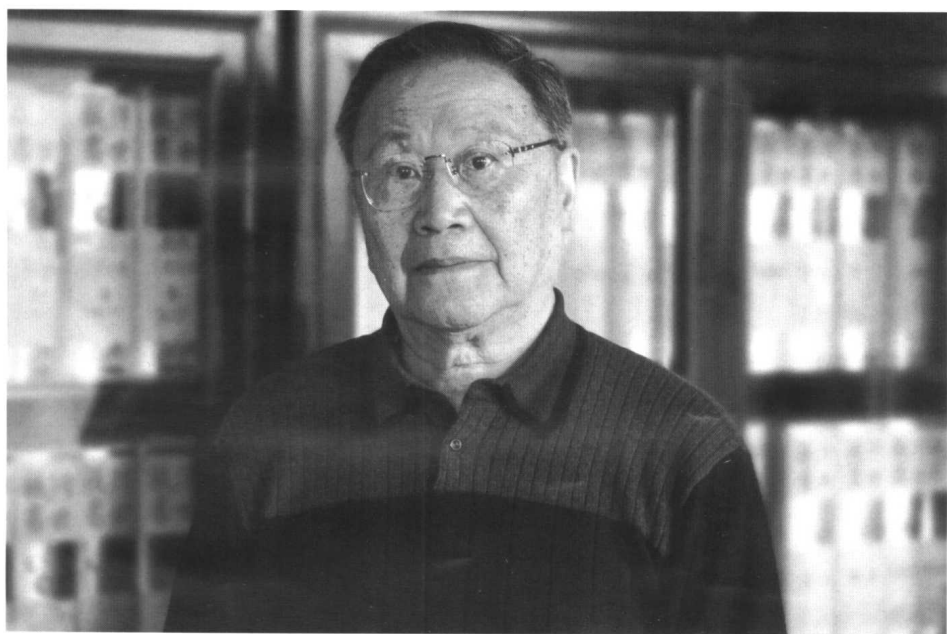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6 千字

ISBN 7-5351-3363-0/G·2709

定价:38.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二〇〇〇年摄于上海图书馆工作室

熊十力先生遺集

吾國人今日所急需

者思想獨立學術精神之

精神相立保固不依他

種與世界文化開其新

生命

凡有思想學術者

有孤往精神人消我孤冷

者為不孤冷則程度

不逮與世和潛者周未

一垂懸外人廣集以亂

吾之良水使民性投棄漸

少弱且研究自由喪失

直精神

如藏之假暴露名而不移

得領也品第之假暴露

兼而不甘相讓也

東方文化自高而至今日

鼎沸結黨其因何種

其故乎吾不知不謂其十

誤矣

恭賀

熊十力先生全集出版

學術研究會同

辛巳秋月

清園生元記

作者为《熊十力全集》出版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题辞手迹（二〇〇一年）

你

步鼎：上次步鼎帶來的稿，我還沒回家就
看過了。文壇不日出版，我有兩篇稿從
前寫的，並不好，出版後可像你一篇稿這
刊物的毛病很嚴重，如：要干涉，下如大概雖
以為佳，不過出是仍舊要出的，只是改在別處
出好了。你的身體怎樣？望保重！最近刊物，
出版後看篇，大批出版，不過好的並不太多。
文萃、民聲、國報各有一篇。文萃的稿有一文
稿發表後出亦可一篇，只是其中名詞都是，缺
乏青年人的朝氣，只談現在出版的，大多為野
人矣，常抄新報而後，不值一讀。昨晚今天寫
了一早的稿子，且立刻刻本不停筆，腰酸背
疼，改日寫最後佳稿。祝

健

力

毓生先生

划尾后第40页中画乙敬惠，并也
发悔改，此原一因，今延强伏喜挽革，注
商更下，以免悬望。(1) 若吾与连喻，尽力
编好印好，即寄给早日快邮寄下。(2) 如走
向公民社会... 此书(著林)卷三(明年
第一年)刊出。(我不知许君是否拟给
续复信的。) (3) 今后大人先生是纺织
时日来，自宜破题。佳处乃由接济
单位安排，费用问题届时再商量
(书与信的寄书有稿费) 不克一一
向尊夫人问好 此

致书

王元
1994.6.

作者手稿二
(致林毓生，一九九四年)

少康教授

下年刚收到三月十一日手书。
万意顺天其健日志打来电报，
已将信中所谈的事经过商量商
谈结果作了更改的决定，却告诉
我，因此此事与他所说，不
中再谈。[按] 如有去函，请他
们通知。甚是(但此书收到通知)
如我因十月间另有安排，不能参加
会。不过我准备以他的通知后，一
方面的会议取消，另方面推荐我们
学会的改组会书和一两位到会者
出席，不知能以为否？此致。
此致 王元化上五晚



作者手稿三
(致张少康，二〇〇一年)

目 录

致丁伟志(三通)	1
致丁法章	4
致尤西林(四通)	5
致王 平	11
致王更生(二通)	12
致王 果(二通)	14
致王若水、冯媛(十通)	16
致王 蒙	29
致日本九位学者	30
致冈村繁(九通)	31
致户田浩晓(三通)	40
致田建业	43
致史中兴	44
致石家宜	45
致牟世金(三通)	46
致刘马秋雯(二通)	50

致刘华庭、俞子林	52
致刘 凌(四通)	53
致刘景琳(三通)	62
致刘 磊(二通)	65
致许觉民(二通)	68
致兴膳宏(七通)	71
致汤一介	78
致朱维铮	79
致朱 寨(三通)	80
致孙 颙	88
致《抗战文艺》编者	91
致何 倩	93
致何满子(五通)	94
致杜维明(二通)	99
致吴步鼎(七通)	101
致吴洪森(二通)	112
致吴琦幸(十四通)	116
致吴敬琏	136
致余英时	137
致汪荣祖(二通)	138
致李 庆(七通)	140
致李 波	146
致李 辉(四通)	147
致李 锐(十三通)	150

致劳承万(五通)	171
致沈絮云	182
致严建平(四通)	184
致邵东方(四十二通)	187
致邵燕祥(六通)	252
致范 用	259
致陆晓光(十五通)	260
致陈平原(五通)	281
致陈礼荣(四通)	287
致陈冰夷、袁佩兰(二十二通)	292
致陈长林	331
致陈福康	332
致周贤能	333
致林 元	334
致林同奇(十二通)	339
致林毓生(二十二通)	353
致林载爵(二通)	393
致林焕平(四通)	395
致金性尧(四通)	400
致张万馥、温流(七通)	404
致张少康(四通)	414
致张光年(三十通)	420
致张汝伦(三通)	465
致张金鸿	469

致张信刚	470
致张隆溪	471
致张 灏	473
致祝 勇	477
致祖保泉(二通)	478
致胡 风(七通)	480
致胡晓明(二通)	493
致相浦杲、相浦绫子(六通)	496
致姜 威	504
致姜椿芳(八通)	505
致姜德明	518
致赵令扬	519
致赵 自(二通)	520
致施亚西	522
致姚以恩	524
致姚式川(三通)	525
致梁仁华	528
致梁家枢	529
致郭在贻(二通)	530
致郭齐勇(二通)	532
致徐 迟	534
致徐俊西	536
致徐 滨	537
致莫 天	538

致秦绍德	539
致高增德(九通)	540
致屠岸	551
致屠善澄、桂湘云(三通)	552
致龚心瀚	556
致龚育之	557
致蒋天佐(九通)	561
致蒋述卓(九通)	578
致蒋锡武(二通)	588
致楼适夷(十二通)	590
致虞佩曹(二通)	608
致蔡莹	611
致萧蕙父(二通)	612
致漆耕	614
致黎澍、李锐	615
致摩罗	617
致樊克政(十七通)	619
致魏承思(六通)	641
致戴厚英	647
致戴醒(二通)	649
后记	651

致丁伟志(三通)

—

伟志先生

汕头别后，久疏音问。甚为念念。《集林》卷一卷二，确系弟嘱文堪兄代寄。先生读后尚望不吝赐教，并源源赐稿为盼。前东方兄由新加坡来沪，曾言及尊处曾收藏有先贤遗墨遗文，倘能交《集林》刊出(自然需烦请先生附加整理说明)，则不胜感激。拙著二本奉呈祈正(另邮奉上)。

匆匆不一一。

敬颂

撰安

王元化手上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七日

二

伟志先生

手教早已收到。近因琐事蝟集，未能即时作复，乞谅。

弟于七、八两月，两次去京，均因来去匆匆，没有和您联系，失去把晤机会，很是可惜。我们还是数年前在汕头大学见面，以后久疏音问。今后有机会还望能作促膝之谈。

尊著拜领，已置床头，稍暇当细读。望给《学术集林》撰写文章。

不一一。即颂

撰安

王元化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日

尊夫人请问好

三

伟志先生

六月二十五手教并惠赐大作《桑榆槐柳》均已拜读。近日冗事较多,但仍于夜间拜读大作。先读纪念与日记文,虽尚未读完,但感受颇深,使我不仅了解你的交游,也更了解了你的治学和为人。过去与你接触太少,否则可早一些从你那里多获教益。不知是否阅读《文汇读书周报》?拙作多在上面发表。现寄上纪念五四那篇请正。小道有所闻,但不知其详。(似非谣传,对我反感,不知何故?)你的日记,使我思念故人黎澍。

祝好

王元化

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

致丁法章

法章同志

听说最近《文汇读书周报》要作些调整。上次调整时我曾向仲伟同志反映了我的一点建议。当时不知您是具体抓《周报》工作的。现在我想还是向您直接谈谈为好。《周报》是一份小报,但在学术界文化界影响甚大,南北甚至海外一些友人都对《周报》评价极高,期望极大。我觉得《周报》仍照过去办报方针一直办下去是会在读者中间产生好影响的,我是《周报》的读者和作者,对它十分关切。听说最近在您主持下,对《周报》将再作调整。我恳切希望您为我国文化事业和广大读者设想,使《周报》能保持过去在褚钰泉同志主持下的一贯风格,这张报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质量下降,或竟至夭折,将是十分可惜的事。恳切建议您即找褚钰泉恳谈一次,了解一些具体情况,以办好这张报纸。我作为《周报》的一名读者和投稿者将会感激您。不尽一一。专此即颂
编安

王元化

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如您认为必要可将此函转龚学平、金炳华、王仲伟同志一阅。

致尤西林(四通)

—

西林同志

大作已由大象同志交来,今天收到,晚上匆匆拜读一遍,觉得很好,准备发表,特此奉闻。

丛刊已改名为《时与潮》,这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办的,尔泰就是其中之一。

我和您尚不相识,能将您情况告诉一些么?从您的文字看来,我们一定会成为可谈得来的朋友。

希望再为丛刊写稿。

匆匆不一一。

祝好

王元化

一九八八年九月七深夜

西林同志

手书并大作(已发表的)均已收到。最近因忙于《新启蒙》发稿,每日工作至十二时深夜,我的一篇又要赶写,故您的文章未细读。只翻阅了未定稿那篇。您的思维能力很强,文章不落俗套,有一种显示作者好深思的风格。我读得匆忙,是半夜梦回开了灯读的。印象中感到您似不喜过直过露,但有些问题似又太含蓄。如当前所谓文化热中某些崇儒倾向,……您的评述,多留有余地(他是我的不错的朋友,但观点不同),以致费人猜测。我以为完全可直说。最近我写了一篇拙文对杜维明(也是熟人)、林毓生等进行了争论。在第一本上。您读后,请直言提意见。

您有一篇谈感性、知性、理性的。八二年我先写了一篇论知性的分析方法,后为周扬起草那篇惹起一场大风波的文章,按周意见又写入他的文章中。清污时,责难纷至,我顶住了。现手边还剪有当时报上评论,原拟撰文驳斥,但忙于别事,因循拖延下来。不过我觉得这一问题应谈清楚,建议您结合那几年的经历(您文中提及)再写一篇,可交《新启蒙》,不知以为如何?